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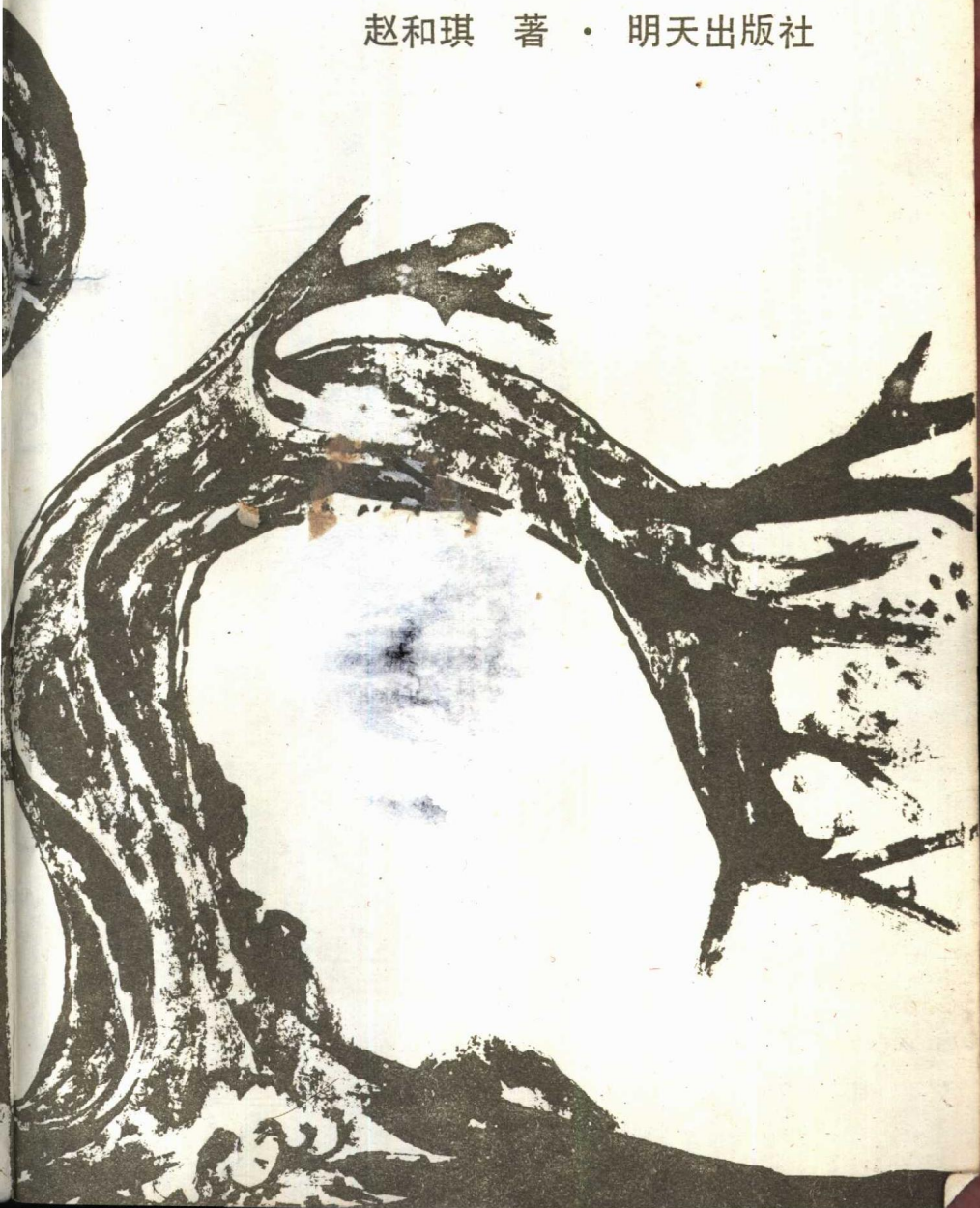
泰山恩仇录

赵和琪著



泰山恩仇录

赵和琪 著 · 明天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戴永夏

封面插图 王立志

泰山恩仇录

赵和琪

•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印刷三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280000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5800

ISBN 7—5332—0413—1

1·57 定价：3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泰山神医“铁手张”原是武林豪杰，其父兄死于洋人之手后，他便潜居泰山，藏武功而行医救民。山会被疾风吹散，纷乱中有一美貌少年被教堂的打手追杀。“铁手张”带领徒弟根生、女儿雪蓝击败凶手，救下少年，背接回家中，接骨治伤，收为义子。美国神甫胡立安登门索人，被老神医拒之门外。胡立安夜袭成功，将少年抢进教堂，“铁手张”调动江湖杀手白郎，并亲带徒弟根生，力战洋人而救出少年，由白郎秘密护送去天津避难。

日寇兵占中华，敌方川村太郎血洗山城，炮轰教堂而杀胡立安。该川村正是老神医救过的美貌少年。

川村随军到泰山，寻亲报恩，对老神医一家事如父母，诚心尽孝：“铁手张”恨洋人恰又救洋人，悔恨交加，痛不欲生，几度要杀川村，都被根生阻挡。于是，他坠进一场不可忍受的恶梦中。

一个女儿，三个“师兄”，构成了爱的争夺，爱的拚杀。白郎将根生杀于牢房，川村将白郎置于死地。老神医家破人亡，只得与女儿重操刀枪——一把大刀两只铁手，飞檐走壁，深夜出现在川村内室。然而，面对川村一家的哭诉，却不忍下手。无奈，只将川村双腿重新砸断，留其性命以教世人……

仇山、恨海；情涛、浪浪——一个离奇得令人炫目的故事 一个催人泪下的泰山神话！

目 录

一 泰山的子孙.....	1
二 神出鬼没.....	21
三 上帝的儿子.....	39
四 喜酒不醉人.....	60
五 鬼话——神话.....	85
六 夜袭.....	109
七 血的代价.....	138
八 山雨欲来风满楼.....	164
九 复仇之火.....	188
十 报恩之心.....	214
十一 刀下留情.....	241
十二 人心换人心.....	267
十三 狗急跳墙.....	293
十四 祭灵.....	325
十五 情敌.....	350
十六 血的验证.....	377

一 泰山的子孙

已是阳春三月天气，大自然充满了新的生机，而泰山却尚未从冬眠中完全醒来。站在山下望去，那蓝的天空，白的云层，赭的峰峦，墨的松柏，加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红花绿草，正编织成一个五彩缤纷的梦。泰山，就睡在这五彩缤纷的梦中。

人们把泰山称为“神山”，将其生命推向远古。因此，这个“梦”也带有神秘的色彩和悠远的历史沉重感。如果把东方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定为上下五千年的话，那么，这个梦也该有同样的历史区间。人们总爱把自身的力量夸大到极限之外的程度。然而，没有一个人能把这场梦打碎，眼下，梦还在继续——

农历三月二十八日，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寿诞之日。关于这个“吉日”是否准确，任何史书上都没有可靠的记载。然而，泰山的子子孙孙们，却对此深信不疑。因此，每到这一天，泰山上下的山民百姓们，便停下正常生活的钟摆，竭尽全力地为元君女神举行一番庆典。

说到这“庆典”，比之任何帝王将相的寿诞大典都可怜得多。没人发动，没人筹备，没人布置保安措施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参加这场庆典的人，不分贵贱，不讲层次，不论善恶美丑和男女老幼，谁都有权力爬上天梯，迈入天

堂，在碧霞元君的神象前表示孝心。至于所献“寿礼”，实在是轻如鸿毛，无非是几张草纸，几扎木香。此外，有人送上双尖脚布鞋，有人献上几尺红布。当然，也有人敬上点瓜果梨枣等吃食。大约这位女神也着实穷得可怜，对这些礼物一概收纳，来者不拒。岂不知，吃了人家的——嘴软，拿了人家的——手短。面对子孙们的乞求，女神只好“有求必应”了。

从秦始皇东封泰山，到孙中山的“奉安碑”，泰山的躯体上留着辉煌的记录。这种可怜的“庆典”也千年不衰，成为一条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长线。谁能说世间没有“永恒”之举呢？如若不信，泰山可以做证。

历史如此，年年如此，今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只是有一点需要说明，“九一八”的枪炮声已经响过三年多了，而泰山还沉在梦中！

这里，似乎是个永恒的极乐世界！

不信么？请听——

钟磬声声，香烟缭绕，泰山神又享用了一次推辞不掉的奉祀。谁也说不清女神的胃口有多大，会不会害消化不良症。

忙碌了大半天的香客们，个个唇焦舌干了。大约是感觉到肚子里空荡荡地难受，于是，用不着女神劝说和催促，他们纷纷涌出碧霞祠的殿门，争先恐后地挤出南天门，要重返人间寻觅衣食。

十八盘上，一时又汇成了下山的人流。

太阳，象一个巨大的火球，悬在偏西方向的天空中。由于山高，天显得很矮，仿佛伸手就可托住太阳一样。

山在沉默，而人在喧嚣。天堂和人间在这里衔接，但又显得那样不协调。

起风了——谁也不知风从何处来，风到何处去。开初，风很小，习习飘动，拂着人脸，擦着人的耳朵戏闹，给人们一种凉爽的快感。渐渐地，风变大了，象千万只猛虎雄师在四下怒吼着。这时，西面绝壁上的“迎客松”剧烈地摇晃，大有拔根而起，朝香客们头上压来之势；东面对松山的松林也骚动不安，狂呼乱舞；就连十八盘两侧的铁链，也不安地呼叫起来。

这风，泰山人称为“罡风”，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“挥袖而出”的“神风”。

“啊！泰山奶奶发怒了！”

香客中，毕竟有通晓神机的人。只这一声惊叫，就把成千上万的香客人群喊炸了窝。人们被山风吹得东倒西歪，呼爹喊娘地奔跑着。

敬神惹得神发怒——可叹！

其实神仙高兴，还是发怒，这都无关紧要。只是，碧霞祠上空突然出现的云朵，给香客们增添了新的恐惧。

“快看呀，泰山奶奶发云彩了！”

随着喊声，人们回首朝天堂望去，只见大殿的屋脊上，果然悬浮着一片奇怪的云朵儿。远远看去，那云朵不过拳头大，边沿突兀，熠熠闪着白光。象初绽的棉朵儿，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。

突然，又是一阵急风自上而下地倾来，那云朵象被吹断了线的风筝，猛地左右摇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云朵由小变大，由白变黑，在风中骤然伸延，并且“沙沙”有声，象千万匹疯狂的野马，朝着香客们的头顶上扑来。眨眼之间，日落了，天黑了，世界变成了昏暗的实体。

拥挤在十八盘上的香客们，已经意识到某种危险。他们要逃出这场“灭顶之灾”，早把对神的虔诚丢在脑后。那隐藏在骨子里的天性，遏止不住地迸发出来。

“快逃命呀！不得了啦！”

逃命，也许是人类生就的本能；生存，不管怎样是人的起码权利。可惜，古老的泰山盘路，又陡又窄，成千上万的人挤成疙瘩，人人都想逃命，脚下的路被堵塞着，又谈何容易？于是，强者冲过弱者夺路而奔；弱者不甘落后，发出挣扎中的呻吟。一时间，强者和弱者搅和在一起，一个倒下了，另一个压上来；下面的还没爬起来，上面的又压下去了……

“踩死人啦！”

“救命啊！”

“泰山奶奶饶命啊！”

不管人们申述什么样的理由，都无济于事。人疙瘩越聚越大，越滚越乱，谁也救不了谁，谁也救不了自己……

“闪——开！”

这一声呼喊，仿佛从当顶云层中落下个炸雷，把各种声调都压下去了。

冲在外层的人，赶忙停住脚步，回头寻找。只见盘路高处的铁链旁，站着一老二少三个人。老者有六十岁光景，身穿深蓝色长衫，显得体形过分细长；那黑瘦的脸膛皱纹密布，下巴上蓄着两寸多长的胡子。那胡子还在哆嗦，显然，刚才的怒吼声，是从他口中发出来的。老者佝腰站着，左边是个虎头虎脑的男孩，约莫十七八岁；右首站着个长辫子俊闺女，年纪不过十六七岁。这三人组合在一起，恰似从天而降的老神仙，正由童男童女护持着，但不知他们带来的是

福，还是祸。

老人的威喝之声，并没有多大效力，人疙瘩继续撕解不开。这时，老人没再出声。他缓缓地将双手提在胸前——呀！他那双手，在颤抖着，似乎“铮铮”有声，霎那间象是长大了，变黑了。

“童男”已经意识到老人即将采取什么行动。他脸上添了一层肃穆，也多了几层急难。他那翘着的嘴唇动了动，显然是想劝阻老人，但他没有张开嘴，只是胸脯上下起伏，喘息得更快了。

“童女”显然不知“老神仙”要干什么。她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，向着动乱的人疙瘩指指点点。

老人猛地伸出大手，一把抓住“童女”的胳膊，没看出他用了多大气力，但那“童女”却闪电般被扔进“童男”的怀中了。

“师父——”那“童男”双手将“童女”护住，耐不住地呼喊一声。

老人似乎什么也没听见，那双大手颤动得更厉害了——连下巴上的胡子也在哆嗦着。

“啊——”人疙瘩中不时传出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孩童绝望而又凄惨的呼叫。

“啊——”随着又一声炸雷般的威喝声，“老神仙”双臂一展，身子已腾空而起，只见一道黑光闪过，再睁眼看时，他已降落在人疙瘩中了。

此时，挤压在一起的山民们，谁也无暇顾及从头上降落的“神仙”。为了逃命，他们各自都在奋力挣扎着，奔突着

.....

“老神仙”在人群中左摇右晃。待双脚在地面踏实后，立刻化成了一尊铁铸的罗汉。只见他将两只大手在空中抡了两个半圆，随即运掌成风，挥之凌厉——“嘿——哈！”在一阵有节奏的喊声中，两手之下的人都象中了邪魔一般向外退缩着。有几个男子，竟然象生了翅儿一般，“飞”落在盘路两旁，重重地跌在乱石之中。

“老神仙”用双手“劈”开了一条人胡同，然后象剥鸡蛋一样，层层松动，直入到人疙瘩的内层核心。他又腿而立，用手推出个大圈儿，再蹲下身来，将躺在地上被踩得半死的呻吟者一一扶起，猛使个“旱地拔葱”，双脚稳稳地落在盘路东侧的矮石墙上。

“老少爷们听着——”他双手在空中比划着，炸着嗓子喊道，“风雨无情，人心可都是肉长的！不要争，不要抢，一个挨着一个地走！谁要成心闹症候，我这‘铁手’不饶他！”

“呀！是‘铁手张’！”

人们的眼睛一起朝老头儿望去，许是被那双舞动着的“铁手”吓住了，没人再高声喧哗，整个盘路上平静下来了。

“还愣着干什么？等死吗？”老人急呼呼地喊叫，“要打雷了，快跑！”

果然，黑云深处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之后，一声霹雳，直震得群山跳动起来。接着，铜钱大的雨点，劈头盖脸地砸下来。

香客们大惊失色，一个个双手抱头，重新奔逃。不过，没有人拥挤，人流悄然地淌下十八盘，疏散在泰山的怀抱

中。

“爹——”女孩伸着双手呼叫，

“师父——”男孩急得原地跺脚。

风，似乎小了，但雨却更大了。

“罢生，蓝妮，咱们到药王庙去！”老人说着，纵身跳下小石墙。

“爹，我脚痛！”女孩快要哭出声来了。

“罢生，背上她，跟我走！”

男孩只得弓下身来，将女孩背好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。

老人迎面站着，当男孩走近身时，他猛地扬起巴掌，喝令道：“蹭蹭什么？运功而行！”

说也怪，那男孩迟疑了一下，陡然间腾身而起，一个虎跃飞下十多个台阶，接着又是一个虎跃……

老人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看看压在头顶的黑云，然后撩起衣襟塞在腰间，将身躯一扭。“蹭蹭蹭”，犹如南天门上滚下的石头，飞也似地下了盘路，把雷雨抛在身后，人却不见了。

“济南府的人全，泰安州的神全”。

做为省城府地济南，自古便是繁华之地。五湖四海，南来北往，自然什么人物都有，“济南府的人全”之说，当然无可指责。而泰安乃泰山下的一小小山城，人口不多，也不及济南府繁华，但自古以来，神仙却不少。虽说历史已进入了民国时代，但泰安城中，居民房舍远不如神庙建筑多，所以又有“泰安州的神全”之说。

中国的名山胜地，总是和宗教神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

系，泰山也不例外。论起来，泰山也算是孔老夫子的降生地，因此，儒教占据着统治地位，“文庙”、“夫子庙”到处可见。其后，道教昌盛。姜子牙封神时，把许多善恶不等的魔头都封到泰山上了。其中，碧霞元君定为泰山正神，虽属女性，也是道家之人。其次，如斗母元君等，原不是善良之辈，只不过是改邪归正之后，受一方香火而已。因此，道教又在泰山占有主宰地位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无疑又在泰山进行了一番争权夺利之战。一般说来，道教与佛教的庙宇有不同的名称，瞥一眼招牌便知道它的宗属：观、宫、洞系道家场所；寺、院、庵是释家领地。后来的伊斯兰教也不甘示弱，城中的大清真寺便是见证。到了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的上帝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，泰山下又出现了一座哥特式建筑，这便是耶稣的东方别墅——教堂。西方的神，东方的神，洋神，土神，古怪神……人类自己编造出这么多神灵，反过来又对神顶礼膜拜，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的统治，这便是人类共同的悲剧。

泰山的神全，其责任在于人类本身心理的不平衡。具体地说，神全的原因，不是由于人对神的崇敬，恰恰是对神的仇恨而造成的失误。

据说，“八仙”之一的吕洞宾，曾在泰山朝阳洞修炼。朝阳洞旁有户人家，姓白。白家有个女儿，生得如花似玉，人称白牡丹。吕洞宾见了白牡丹之后，便魂不守舍，动了淫心。一夜，吕洞宾破窗而入，强奸了白牡丹，由此而损了五百年道行。这便是“吕祖戏牡丹”之说。

白牡丹被吕洞宾奸污后，不久，便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因不知其父姓名，便取名为“白氏郎”。

白氏郎既是神种，便不同于一般山民百姓。白牡丹含辛茹苦地将儿子养大，送到山下读书，一心要混出个功名来。

那年月，山里孩子读书极难。白氏郎要步行出山，往返于羊肠小路上，坎坷之苦自不待说。遇上雨天，山洪暴发，汇集成河，便拦死了通道。为此，许多山里孩子不敢逾越。奇怪的是，白氏郎一人通行无阻。此事引起了母亲的怀疑，严厉追问之下，儿子才吞吞吐吐地回道：“母亲莫怪，有一奇事，儿不敢说。”母亲大怒，动之以武力。儿子只得吐露真情。原来，每当河水满槽时，河边便有个白胡子老头儿，不声不响地背着白氏郎过河，从不迟误。母亲听后，疑心更大，给儿子出了个主意，说：“下次碰上那个老头儿，你要问清楚，他是什么人？非亲非故，为何单独背你过河？他若不说清楚，你宁可不叫他背。”白氏郎受了母亲点拨，陡然变得聪明了许多。又是一场山雨过后，白氏郎来到河边，老头儿正在等他。白氏郎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你是什么人，为啥背我过河？”老头儿苦笑不语，只是做好背人的准备。白氏郎说：“你不说实话，我便不要你背了！”老头儿听后大惊，急忙跪倒，哭告说：“如此便害煞小神也！”白氏郎忍着惊讶，细细盘问。老头儿长叹一声，才说：“我乃一方土地神也！因你是吕洞宾的骨血，日后有三十年皇帝命。我受上天指派，每每护送你往返。你若不叫我背，小神失职，必受重责了！”白氏郎听后哈哈大笑。他并没轻信土地爷的神话，回到家中，便将原话向母亲讲述一遍。

白牡丹听后，又气恨，又惊喜。气恨者，她终于知道强奸她的流氓叫吕洞宾，复仇之心陡长；惊喜者，儿子有当皇帝的可能，也就有了复仇的权利和机会。

事情似乎是过去了——白氏郎照例上学，土地神照旧背他过河。

白牡丹的命运中突然掺进了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她甚至忍俊不禁地喜悦。每天，她坐在灶门前烧火做饭，两眼盯着锅台上的灶王爷神像发笑，用烧火棍指点着灶王的鼻子，唱曲儿般地叨念：“清水汤，苦菜团，俺苦熬了十八年。俺儿要是当皇上，俺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申冤。先杀吕洞宾，再杀你这个老黑脸……”灶王爷被烧火棍敲打得鼻青脸肿，只得上天向玉皇大帝诉苦。玉皇听后大怒，立刻传令吕洞宾，向清缘由，果然不假。玉皇道：“那白氏还没登基便心藏杀机，一旦登位，岂不大开杀戒？金甲力神听令：三日内逮捕土地小神回罪，再抽去白氏郎的龙筋龙骨，贬为普通山民！”

白家母子还蒙在鼓里。

这天雨后，白氏郎又来到河边。土地神象先前一样正在等候他，不过，却不是为了背他过河。

土地神哭丧着脸说：“白氏郎呵，你泄露天机，连累于我，招来了杀身大祸。今天夜里，天神便来给你抽筋换骨。”白氏郎大惊，哭求道：“老人家，万望救我性命！”土地神长叹一声，说：“我已自身难保，本不该再多嘴了。看在咱们往日的情份上，只教你一个办法。今夜三更，你要蒙头大睡，不管外头有什么动静，都不要睁眼。千万记住，咬紧牙关不松口，日后还能留下金口玉牙，说话算数！切记！切记！”说罢，那土地神一晃便不见了。

当天夜里，果然电闪雷鸣。白氏郎按照土地神教给的办法，咬紧牙关，缩在被窝里闭目等待。忽然，一阵撕裂心肺

的疼痛，使他痛得昏晕过去，但他还是咬着牙关没松。

一个本来可以做皇帝的人，被天神抽掉了龙筋龙骨。白氏郎心灰意冷，连学也不上了。他恨天神，恨所有的神仙，也恨自己多嘴多舌的母亲。于是，他背上个盛水的葫芦，便下山流浪去了。

有一天，他口渴难忍，葫芦却早已干了。他找到一池清泉，趴下喝了个肚儿圆。他想装满葫芦，又嫌葫芦太小，禁不住自言自语道：“泉水甘甜，都到我葫芦里来吧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泉水搅动，化做一道寒光，“嗖”地一声钻进葫芦内，千年古泉一滴不剩地干到了底。白氏郎惊喜之余，才想起自己还有说话算数的金口玉牙。

人，是怪物，一有点特殊权力便急着使用。

白氏郎发觉自己的神奇力量，便首先想到了复仇。在他心目中，头号敌人便是他的父亲吕洞宾。他要替母复仇，为自己消恨。

这天，白氏郎抱着葫芦闯进了吕祖庙，指着吕洞宾的泥塑神像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衣冠禽兽，你也有脸称神？快到我葫芦里来吧！”只听一声呼啸，塑像崩塌，化做黑烟钻进了葫芦口。

白氏郎收了吕洞宾，怒气不减，又迈进了另一座神庙，重复前举。就这样，他见庙就进，见神就收，把葫芦装得满满登登的。这时，他忽然想起故乡，那碧霞元君有何能耐坐阵泰山？他发誓回泰山收伏女神。

一路急行，当他爬上南天门时，便感到饥渴难忍。抬头看去，天街口上有个茶摊儿，一位白发老婆婆正守在摊后打盹儿。白氏郎看见桌上摆着一壶茶，一叠饼，便凑上去，

说：“老人家，我乃行路之人，可施些茶饭给我吗？”老婆婆睁开眼皮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孩子，这茶饭是现成的，要吃喝也不难。只要你肯跪下叫我一声娘，便尽吃尽喝！”这条件并不苛刻，白氏郎不假思索，“扑”地跪下道：“娘，孩儿饿了！”老婆婆拍手大笑，说：“我儿好乖，快快吃饭！”白氏郎狼吞虎咽，然后告别了“娘”，直上碧霞祠。

进了大殿，只见碧霞元君神像高高在上。白氏郎仇火升腾，打开葫芦盖，切齿说道：“你这毛神，有何功德，竟敢占山为王？快到我葫芦里来吧！”然而，这次却不灵了！

“哈哈！”神像大笑出声，一股浓烟升腾，接着变出一个活人来，正是那卖茶饭的老婆婆。

“我儿不得无礼，岂有儿子杀娘的道理？”说着，右手一抬，搅起一股罡风，将葫芦吹出殿，重重地摔在宝藏岭上。

葫芦摔破了，内中的各路神仙乘机逃出劫难，沿着泰山由上而下地奔逃，见山占山，见洞钻洞，剩下的没抢到地盘，一齐跑到龙泉峰上，后人建庙，称为“万仙楼”。

吕洞宾死里逃生，无颜见万仙，独自躲在山下安家，这便是城中的“吕祖庙”。

这个故事，用以解释“泰山神全”，倒有几分合理。但故事仍是人类自己编造出来的。当时，能编出这个故事来的，显然是聪明绝顶之人。然而，泰山神全，犹如鹰多而食少。这样一来，泰山下的老百姓则由此而负重千年，苦不堪言！

吕祖庙座落在泰安城中的太平街上。庙的东邻是一片药店，名为“济生堂”。